

郁达夫全集

第四卷

郁达夫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作者：郁达夫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1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 四 卷

诗人的末路	(1259)
海上通信	(1261)
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	(1268)
给沫若	(1272)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278)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1284)
送仿吾的行	(1287)
故 事	(1291)
杂谈七月	(1294)
杭江小历纪程	(1296)
浙东景物纪略	(1315)
二十二年的旅行	(1329)
临平登山记	(1332)
西游日录	(1337)
出昱岭关记	(1356)
游白岳齐云之记	(1361)
屯溪夜泊记	(1370)
黄山札要	(1375)
北航短信	(1383)
桐君山的再到	(1385)
南游日记	(1389)
雁荡山的秋月	(1401)
两浙漫游后记	(1410)
超山的梅花	(1414)
寂寞的春朝	(1419)



追怀洪雪帆先生	(1421)
春 愁	(1426)
惜掌之歌	(1428)
皋亭山	(1432)
龙门山路	(1436)
城里的吴山	(1443)
住所的话	(1446)
璨霞道情	(1450)
国道飞车记	(1452)
送王余杞去黄山	(1459)
过富春江	(1461)
记曾孟朴先生	(1464)
雨	(1468)
王二南先生传	(1470)
玉皇山	(1479)
浙江的今古	(1483)
闽游滴沥之一	(1486)
闽游滴沥之三	(1492)
记闽中的风雅	(1499)
闽游滴沥之四	(1502)
记富阳周芸皋先生	(1508)
北平的四季	(1512)
饮食男女在福州	(1518)
闽游滴沥之六	(1526)
日本的文化生活	(1532)
里西湖的一角落	(1537)
福州的西湖	(1541)
全面抗战的线后	(1546)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1551)



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	(1553)
黄河南岸	(1555)
必胜的信念	(1558)
槟城三宿记	(1561)
覆车小记	(1565)
“一二八”的当时	(1570)
在警报声里	(1574)
图书的惨劫	(1579)
记广洽法师	(1582)
欧洲人的生命力	(1583)
再见王莹	(1586)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	(1588)
诗人的穷困	(1590)
悼胞兄曼陀	(1594)
印人张斯仁先生	(1597)
“文人”	(1599)
悼诗人冯蕉衣	(1602)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1604)
刘海粟教授	(1606)
郭外长经星小叙记	(1608)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1613)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1615)
为郭沫若氏五十诞辰事	(1617)
所谓自传也者	(1619)
孤独者	(1621)
大风圈外	(1626)
雪 夜	(1633)



诗人的末路

司考脱兰特的耕农词客彭思 (Burns, the Ploughman Bard) 在故乡穷得不了，想飘流到谢马衣加 (Jamaica) 去的时候，有一天叹着对他的将痕说：

“将痕呀，百年之后，他们大约能知道我的真价吧！”

“Jean, one hundred years hence, they'll think main me than they do now.”

在生前被一般势利的盲目批评家骂得可怜，终于挹郁而死的薄命诗人克子 (Keats)，只剩了一句豪语说：

“我想我死后总能入英国诗人之列。”

“I think I shall be among the English Poets after my death.”

但他的墓铭，仍是一句：

“此间埋着的可怜虫，他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e in water.”

深自谦抑的伤心之语。

穷途潦倒，死在施医院里的鬼才汤梦生 (Francis Thomason) 对他心爱之人说：

“... 你跟我来哟！

千秋万岁，我将护你前行，
你和我将入不朽之域。”

“... Come with me;

I will escort thee down the years,
With me thou walk st immortality.”



啊啊！古今来的薄命词人，到了途穷日暮谁不是这样的想，但无情岁月，怕已吞没了许多才人的名姓了的吧！我为彭思克子汤梦生泣，我更不得不为我所不知道的许多薄命诗人泣！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第二十一期)



海上通信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从船尾望去，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绝似画中的远草，依依有惜别的余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是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这天涯飘泊的轮船。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哀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若上举两事都办不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这三种情怀，我一种也酿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杂乱的唬轮中层的舱口，我的心里，只充满了一种愤恨，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杀死几个人，才肯甘休。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定要把我的书箱打开来检查，检查之后，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二



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卖票房，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

啊啊，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合有这一番气愤，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稣教的上帝一样，若受着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

轮船愈行愈远了，两岸的风景，一步一步的荒凉起来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愤，却终于渐渐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天色暗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伊吾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去，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

啊啊！这些感伤的咏叹，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将要拿了我这篇文章，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我不说了，我不再写了，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这是日本人所说的 Yakezake！

(十月五日七时书)



昨天晚上因为多喝了一杯白兰地，并且因为前夜在 F. E. 饭店里的一夜疲劳，还没有回复，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梦见了一个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舱，我硬要求她和我亲嘴的时候，她回复我说：

“你若要宝石，我可以给你 Rajah's diamond，
你若要王冠，我可以给你世上最大的国家，
但是这绯红的嘴唇，这未开的蔷薇花瓣，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来！”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结果竟做了一个“风月宝鉴”里的迷梦，所以今天头昏得很，什么也想不出来。但是与海天相对，终觉得无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说《被剪的花儿》读了。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说，周作人氏也曾译过几篇，但那几篇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杰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最近发表的小说集《太孤寂了》，我还不曾读过。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说是他近来的最大的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他在日本现代的作家中，并不十分流行，但是读者中间的一小部分，却是对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感的。有一次何畏对我说：

“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办不到的。”

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国，想以作家立身，非但干枯的我没有希望，即使 Vic-



to Hugo, Charles Dickens, Gerhart Hauptmann 等来，也是无望的。

沫若！仿吾！我们都是笨人，我们弃去了康庄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寻到这一条荆棘丛生的死路上来。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也同野狗的毙于道旁一样，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同情，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啊啊！又成了牢骚了，“这是中国文人最丑的恶习，非绝灭它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说了吧！

单调的海和天，单调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缩得不堪。十二时中，足破这单调的现象，只有晚来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搁住了笔，去看 The Glorious Sun-Setting 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时候)

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点儿风浪也没有，现在船已到了烟台了。烟台港同长崎门司那些港埠一些儿也没有分别，可惜我没有金钱和时间的余裕，否则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异乡的情调，倒也很有趣味。烟台的结晶处是东首临海的烟台山。在这座山上，有领事馆，有灯台，有别庄，正同长崎市外的那所检疫所的地点一样。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检疫所作的诗么？我现在坐在船上，遥遥的望着这烟台的一带山市，也起了拿破仑在媛来娜岛上之感，啊啊，飘流人所见大抵略同，——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且说飘流人吧！

山东是产苦力的地方，烟台是苦力的出口处。船一停锚，抢上来的凶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强人，真把我骇死，



我足足在舱里躲了三个钟头，不敢出来。

到了日暮，船将起锚的时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舱，上船舷上来看落日。在海船里，除非有衣摆奈此的小说《默示录的四骑士》中所描写的那种同船者的恋爱追逐之外，另外实没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所以我这一次的通信里所写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 Abend Roete, etc., etc., 请你们不要笑我的重复！

我刚才说过，烟台港和长崎门司一样，是一条狭长的港市，环市的三面，都是浅淡的连山。东面是烟台山，一直西去，当太阳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脉，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阳”“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没有了。

一带连山，本来有近远深浅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当这落照的中间，都只染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蒙蒙的起了，便使我想起故乡城市的日暮的景色来，因为我的故乡，也是依山带水，与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呀！

日光没了，天上的红云也淡了下去。一阵凉风吹来，忽使人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烟台市中一点两点渐渐增加起来的灯火，看看甲板上几个落了伍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卖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两粒眼泪来。我记得我女人有一次说，小孩子到了日暮，总要哭着寻他的娘抱，因为怕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这时候我的心里，大约也被这一种 Nost - algia 笼罩住了吧，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这样的伤感！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

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愿你与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



好，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刷；啊啊，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精神正颓丧得很呀！我还要说什么！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

(十月七日晚八时烟台舱中)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记得你曾说过，沫若，你说：“我们的拿起笔来要写，大约是已经成了习惯了，无论如何，我此后总不能绝对的废除笔墨的。”这一种冯妇之习，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样的吧。现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写了。

昨天船离了烟台，即起大风，船中的一班苦力，个个头上都淋成五色。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都是连绵席地而卧，所以你枕我的头，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传染过去。铤而走险，急不能择，他们要吐的时候就不问是人头人足，如长江大河的直泻下来。起初吐的是杂物，后来吐黄水，最后就赤化了。我在这一个大吐场里，心里虽则难受，但却没有效他们的颦，大约是曾经沧海的结果，也许是我已经把心肝呕尽，没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芦草上看的。几堆泥屋，一滩野草，野草里的鸡犬，泥屋前的穿红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里的风景。

船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头等我。半年不见，在青白的瓦斯光里他说我又瘦了许多。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从清冷的长街上，在灰暗凉冷的空气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告诉我



听。好一个魏武之子孙，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百姓，有苦说不出来。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抬菩萨，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戏。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先生，要干快干，不要虚张声势的说：“来来来！干干干！”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胡琴有脱板的危险。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大约是受的“发明电报者”之害哟！

几天不看报，倒觉得清静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国特有的承平新气象，我生在这样一个太平时节，心里实在是怕看这些黄帝之子孙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车站的火车轮声，也渐渐的听不见了，这一间奇形怪状的旅舍里，也只充满了鼾声。窗外没月亮，冷空气一阵一阵的来包围我赤裸裸的双脚。我虽则到了天津，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

“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

“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飘流有趣。等我来问一个诸葛神卦，再决定此后的行止吧！”

敕敕敕，弟子郁，……

……

……

十月八日夜三时书于天津的旅馆内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造周报》第二十四号，据《达夫散文集》）



读上海一百三十一 号的《文学》而作

自从去年十月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只觉得生趣萧条，麻木性的忧郁症，日甚一日，近来除了和几个知心的朋友，讲几句不相干的笑话时，脸上的筋肉，有些宽弛紧张的变化外，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尤其是天气很热的现在，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天天只是懒惰无为，在树荫下对了一块大冰在这里消磨时日。近几个月来，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给我的信，总有一大堆了，我到今日，还没有写过一封覆信。不相识的朋友们，我想一定在那里怨我，说我摆臭架子。不过我说：“朋友们，你们别怨我吧！我连自家南方家里的女人小孩，一别数月，到如今还没有给她们只言片语，我实在是因为消沉到了极顶，懒得动手，并不是在摆什么架子呀，请你们恕我，……恕我。”相识的朋友们，我想起来更觉得十分对不起。前几天从上海转来一封老同学的信，信里竟问我究竟是死了呢，还是依然活着。别的人却不必说，就说张资平吧，我同他在日本火车站上吃了一次夜饭别后，到而今将及三载，非但长信不通，就是年头年尾，连一张贺圣诞新年的明信片也不曾写过。沫若仿吾去年送我上船到北京来以后，我只发了三四次的信给他们，其中除了一二封专讲金钱琐事的通信之外，好像有一二封信在周报上登载过了。其后沫若去日本，仿吾往广东，我到今日还没有一封



信寄给他们。

我做的东西，总是拖泥带水，好像醉汉谈天，弄不明白，实是恨事。在作这篇杂谈之先，本想简单明了的说几句话，但是拿起笔来，又写入了叉路，罪过罪过。

总之，“像这样的坠入了麻木状态中的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的这一句话，是使萌发上面那一段冗长的空话的引力。所以从头说起，再来说一句“……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前几天有几个青年朋友，上我这里来，说到沫若，他们问我：“近来文学研究会又在攻击你们，你看见了没有？”我当时只笑了一笑说：“他们真兴致。”他们又问我：“你当时的那种勇气，何以没有了呢？”我因为前一晚刚看了《打渔杀家》，所以学了须生的喉音说给他们听说：“老夫壮日，听到打架二字，犹如小孩子穿新鞋，如今是老了，不打架了！”惹得他们一场大笑。过了几天，又有一位朋友送了几张上海的《文学》来，我才知道这一次的打架，系自一位姓梁的攻击沫若仿吾之文学，而文后又由《文学》的编者加上了些连讥带讽的按语。若在二三年前，怕我看了这段按语，就要做一篇很刻薄的文章来骂骂这个编者，但是现在心灰意颓，连紧要的书札都不愿意答覆，更哪里有心思来做这闹意气的文字。并且近年来因为要吃饭的原因，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对于这编者的不得不加这几句按语的苦衷，也很能了解，所以看完之后，也只不过点头微笑了一笑。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寄了一张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来给我，我看了沫若的通信和那编者的不晓是按语呢还是宣言（？），一边起了一种对沫若的不可抑遏的怀旧之情，一边我想劝劝《文学》的十二个编者——究竟这十二个编者是谁，我现在也不明白——不必这样的动气。人生五十



年，好快活懒惰便落得快活懒惰，天气很热，何必这样的动气呢？沫若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素来不喜欢含糊影射，这一点是他在《创造》季刊、周报上屡次说过的。他所揭发的一般编辑者的罪状，并不是专为你们而发，请你们不必那样生气。至于要他举出事实来证明，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身攻击，举发阴私，是上海的一般新闻记者中的败类想敲人家竹杠时的行为，沫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素以忠厚待人，像这样的新闻记者的败类的行为，他是决不干的。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十二位君子难道一定要沫若把事实举出来，教他变成一个败类么？说到借刀杀人一层，我想这事情的确是有的，打鼓骂曹——我很喜欢听戏，所以不知不觉就要用出戏台上的典故来，请你们不要笑我的趣味粗俗——的那位先生，不是被曹操借刀杀了么？你们辩明说，这一回姓梁的并不是你们借的刀，我也很愿意相信。不过后面你们说姓梁的是仿吾沫若的好友，这未免太可怜了。因为果你们所说，那么姓梁的要变成一个卖朋友的奸人，这事太对姓梁的不起，我不得不为他声明一句。我在上海和沫若仿吾同住的时候，来访我们的青年朋友虽则很多，但从来没有过梁君。梁君也许于我北来之后，去访问过他们，所以我要为梁君说明，沫若仿吾和他的交情有没有原不敢断说，但即使有交情也一定不很深的。《通信》按语的末了一段说的仙人寓言，我非常佩服，实在我们的过失，是自己不知道的居多，譬如沈雁冰君郑振铎君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就不会印出这许多翻译来了。譬如我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那些浅薄无聊的，黑幕派不像黑幕派，颓废派不像颓废派的小说也不会做了。我前一月和王剑三君讨论翻译的时候，记得还说过一句话：“错误是常事”，我们不是菩萨，谁也免不了过失，不